

围炉时光

黄咏梅

我给父母买了一套煮茶炉具，放在阳台那张四方老木桌上。玻璃壶里的六堡茶咕嘟咕嘟细声煮着，浓酽的茶水一泡接着一泡，就像我们的往事，一串接着一串。春节团圆饭后，我们家就多了个节目：围炉煮茶。除了聊聊各自的生活，更多还是讲那些我们共同经历的过往。说起某些旧人旧事，便会有人不断地补充，蔓延出另一些人另一桩事。往日的时光在我们的闲聊中如同一堆零散的积木，拼接出了一个百感交集的空间，空气中流动着木炭的气味、煮茶的陈香以及一种我定义为幸福的芳香。

我姐说，前些日子在街上碰到招弟，简直认不出来了。招弟是谁？母亲在心里算了算，对我说，你那时小，大概没什么印象，招弟是梁大富的女儿啊。这个名字一下子点亮了我的记忆。在我读小学之前，我们家住在市郊石鼓冲的一座小山上，上山会经过几户本地人家。虽然我们家不是本地人，跟那几户相处却很融洽，唯独梁大富，无论大人小孩都不愿走近。他总在屋门口的那个水龙头下洗澡，全身上下仅穿着一条阔大的短裤，光天化日，也不避路人。父亲告诉我们，梁大富是西江上的船民，大概走船的人在船上洗澡都那样，上岸也改不了这个习惯。父亲又说，其实他是个好人。

我们山上的那间小屋，屋背是山林。夏天的时候，不时会有蛇钻进我们家。大概是我三岁的时候，梁大富帮父亲对付过一条在我家饭

桌底下吐芯的银环蛇。银环蛇有毒，父亲认得出来，迫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的是，当时我正坐在饭桌上，如同无知无觉的人质。母亲只能在门外朝山下喊救命。很快，光着膀子、穿着一条阔短裤的梁大富跑了上来，手上拎着一支粗竹筒。他先是朝蛇扔东西，将蛇的注意力引向自己。父母则在一边喊话，安抚我，将我的注意力牢牢固定在饭桌上。等到那蛇游出桌底，梁大富几步冲到近前，用力把竹筒准确地摺在了它的脖子上，瞬间制服了它。

这么说来，梁大富还救过我一命。因为梁大富，我们连带着又想起了一些旧事旧人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记起来的都是一些芥豆之事，谁谁谁对我们好，谁谁谁帮助过我们。仿佛在这种温暖的氛围里，人的记忆也会自动筛选，过去的困苦都不值得一提。

一颗剥开的板栗放到了我的手上。“烤熟了，热着吃才香。”母亲挑出炉子上最先熟的那颗给我。我握着它，看看母亲，又看看父亲，没头没脸地说：“谢谢爸爸妈妈，把你们女儿养那么老。”一时间，母亲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我姐忽然拍了我一下，夸张地说：“我才没老呢，别把我算进去。”我笑着攻击她：“都更年期了，还不算老？”我哥接话，表扬母亲：“啧啧，老妈，你跟老爸真厉害，把儿女一个个养到了更年期。”大家都笑了。父亲举起一只功夫茶杯敬母亲，我们也跟着举茶杯敬父母。

围炉忆旧的温暖以

及那些纷至沓来的往事，使我们变得更加亲密。在离开家的前一个夜晚，临睡前，我坐在父母的床尾，将脚伸进被窝，跟他们说说话。东拉西扯，也谈一些未来的计划。这是我跟父母最亲密的时刻，这种时刻我会觉得自己变得很“小”，“小”到可以躺在他们怀里，“小”到可以胡说八道一些话。“妈，要是时间能停下来就好了。”“妈，要是能回到小时候就好了。”这些无厘头的撒娇，我知道，是我在他们面前最大限度的松弛，或者某种虚弱的最大限度袒露。

清晨，天还没亮透，我轻收收拾好行李，要出门赶最早那趟高铁。这次在我的坚持下，好不容易跟父母商量好，只送出门电梯口。不知道是因为昨晚聊太久，他们睡得迟，还是因为安眠药的作用，他们还没醒。我悄悄走近他们床边，他们的鼾声在我听来像一首欢快的曲子，节奏诙谐。我忍住了笑，将手探进被窝里，摸了摸床褥，暖暖的。我又想起了他们养的那只大胖猫，转身走向猫窝，伸手进去摸了摸垫在猫身下的棉布，暖暖的。猫的喉咙震动出咕噜咕噜的欢喜的声音。

在站台的前方，我等待的那辆列车呼啸而来，而另一条轨道上，一辆徐徐开出的列车朝它迎面而去，过往交错掀起了一阵强大的气流，新的生活劈面而来。辞旧迎新，相比起来，好像人们更留恋那些辞去的旧，或者说，人们对那些旧的共同记忆愈发清晰起来。旧时光是过去时的，新生活是将来时的，如果不是人的记忆和情感在迎来源往，它们根本不会照面。

贺新春
话团圆

“年岁更替”，是时序历法为春节确立的意义；“阖家团圆”，是烟火人间为春节赋予的深情。春节——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尤为特殊的日子，人们总是期待着与家人一起度过。

千门万户瞳瞳日，家家团圆各不同。今天，我们与读者朋友共话团圆，将这温情种种，化作对新时光的礼赞。

——编者

家庭“春晚”贺年岁

张朝林

去年春节前，父亲分别给我们打电话，安排团聚事宜。他说，今年守岁搞一个家庭“春晚”，让每家都得出节目，多多益善。

父亲是乡村教师，教了一辈子音乐、唱了一辈子歌，退下来也闲不住，走哪儿唱到哪儿，还把村里喜欢唱歌的老人组织起来，在老年活动室办了个“夕阳文艺班”。老家河边有一处院子，由父亲母亲照看。我们各有工作，平时很少团聚。可奔年守岁，雷打不动，再忙再远，都要赶在除夕这天回老家，陪父母团聚。

院子里，父亲写的金字春联贴上了，红灯笼挂起了，庭院的树上、屋檐上也缠绕了霓虹灯，大客厅铺上了红地毯，背景墙上挂着父亲书写的“家庭春节联欢晚会”，智能电视机周围鲜花簇拥，麦克风架立在台中，大厅周围也摆满盆景和几张圆桌，桌上放着水果点心。儿子忙着给爷爷调试每个节目的背景音乐和视频画面。媳妇陪母亲在厨房里忙活。母亲乐呵呵地把凉菜、炒菜、蒸菜都备全，又揉了一团白面，剁好一盆饺子馅。

夜幕降临，彩灯齐亮，欢快喜庆的音乐在大厅里循环播放，年味在歌声中飘扬。

二弟开车回来了，二侄女看见如此豪华的家庭舞台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又塞给爷爷一个大红包。二弟媳拿出一条厚实的红围巾，围在母亲脖子上，乐得母亲脸比灯笼红。

汽车的喇叭声响了，三弟一家到家了。三弟下了车，打开后备箱，将出差在外地买的大包小包的特产塞给了母亲，把异乡的年味带回了陕西，惹得母亲不停地：“多了，多了！”

“家庭‘春晚’，正式开始！第一个节目，请欣赏视频《绿水青山美家乡》。视频走起！”精神矍铄的父亲，嗓音不减当年。

伴随着轻快的音乐，连绵的秦岭、高耸的巴山、清澈的汉江以及家乡的桃花源、千层河、甘蔗林、小溪流，都从画面中跳出，天蓝、云白、草绿、水清、浪细、村美，大家屏住呼吸，凝神观看。最后的画面落到了我家院子的后花园上。真佩服有心的老父亲，我们当场表示要把这个视频存在手机里，时时拿出来品味。

接下来的节目，是父亲自己作词、谱曲、演唱的一首《家乡美》：“秦岭巍巍巴山秀，清水汉江门前走，秦巴沃土真秀丽，时代春风吹大地……”父亲边拉着二胡边唱，孙子蹲在旁边举话

玉龙雪山的祝福

陈洪金

窗外便是碧波荡漾的滇池。清晨的阳光照着水面，看到的都是闪闪烁烁的“金子”，细碎地铺满了水面，有点晃人的眼睛。远途而来的红嘴鸥在水面上成群结队地翻飞着。这些生灵一年一度来到温暖的滇池边，算是回到了家。它们情不自禁地发出叫声，让人联想到一个远行者回到村庄，隔着自家的树篱，向着邻居们亲切地打招呼。

春节将近，我还在昆明参加一个临时通知的会议。滇池与会场，只隔着一条街。扭头看向窗外，除了水面上的红嘴鸥，还有匆匆而过的车流。时间已经临近年关，那些车子似乎也有些着急，应该是在赶赴回家的路。

会议结束，我等着同来的朋友一起坐车回丽江去。匆匆吃了午饭，我们就汇入高架桥上满满当当的车流中，一路向着楚雄、大理、丽江的方向飞奔而去。我们要在太阳落山之前回到丽江，回去跟家人团圆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越是心急，越是显得路途遥远。车过楚雄，远远地看见楚雄城里高高的福塔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：走了大约三分之一。车过大理，远远地看见苍山与洱海扑面而来，又在心里对自己说：走了大约三分之二。车子穿过隧道，丽江城在一瞬间映入眼帘，终于暗自喜悦，不禁轻叹：终于

回到丽江了。临近黄昏时分，阳光照得丽江城一片金黄。丽江古城、狮子山、福慧路，这是回到丽江的人们第一眼看到的最为熟悉的场景。此刻，它们被欣慰的目光镀上了一层淡淡的暖色，仿佛也在准备收拾好心情，迎接春天的到来。

回到家里，整个小区已经笼罩在橘黄色的灯光里了。女儿穿着一双狗熊形状的拖鞋，身上套着一件肥肥的毛衣，手里却在忙着裁纸、折纸，然后铺展开来，蘸了散发出浓浓墨香味的墨汁，用她那娟秀的欧体字，在红纸上慢条斯理地书写春联。我推门进去，她早已不像小时候那样对父亲的回家感到惊喜，只是抬起头来，招呼我一声，然后继续埋头写她的春联。

灯光照着她的身影，顿时感觉时光荏苒。几年前，她还围绕在我身边，跟我一起去街上买了春联，再贴到家里一扇扇门上。转眼间，她的身影穿过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的课堂，回到家里，自己买回纸张，拿出自己创作的春联内容，一笔一画，在红纸上写下对这个春天的祝愿。不知不觉，她写出来的对联铺满了客厅，处处都晾晒着墨迹未干的祝福。隔着窗户，抬眼就可以看见远处的玉龙雪山。山上的积雪闪着银光，仿佛是嵌在窗子上的一幅水墨画。雪山与春联彼此映衬着，让人感到舒适与恬静。

简，儿媳们都上了台，起舞给父亲助兴。高昂的歌声吸引邻居乡亲们也赶过来看，大厅围满了人，母亲一把一把地将糖果往乡亲们手里塞。三弟的拿手歌是《天路》。三弟继承了父亲的基因，嗓子亮，吐词清。他唱得投入、悠扬、深情，把大家带到了雪域高原。三弟前阵子恰好到高原地区出差，他把在那边生活的感受融入这首歌中。

轮到三侄女上场了：“我把一首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献给爷爷和在座的老师。”父亲在一旁拉着手风琴给他孙女伴奏。

节目精彩纷呈，笑声阵阵飘扬客厅。自由表演环节开始了。围观的乡亲们也争着上台亮相，说几句笑话，来几句祝福，许几个心愿，逗得大家开怀笑。

不知啥时候，母亲又去厨房里忙了。母亲年轻时是队里文艺骨干。父亲说：“最后一个节目，请内当家的上台。”母亲不肯，大家起哄：“来一个，来一个！”她才上了台。

“我们的家园，天地呈祥瑞，碧水绕青山，田野叠翠绿……”母亲唱的是《幸福安康》，这首歌由安康人作词，在安康传唱极广。母亲唱得深情。一时间，乡亲们又围过来，一起合唱。《绿水青山美家乡》的视频同时播放，父亲吹笛伴奏。乡亲们边唱边舞，边舞边唱，一片欢乐热闹的气氛。

突然，只听见外面烟花爆竹齐鸣。歌声伴随着爆竹声，在家乡的上空荡漾，新年的夜空被耀得通红。

一觉醒来，清晨，驱车往北，向着玉龙雪山脚下的田野而去。田野里，麦苗正在冬春之交的薄霜里慢慢恢复生长。麦田里，一种叫作麦蓝菜的野菜，也在渐渐变暖的天气里伴随着麦苗生长。在我的故乡永胜县三川坝，每到春节的时候，乡亲们都喜欢用这种野菜腌制酸菜。作为对家乡习俗的怀念，每年除夕前到玉龙雪山脚下的麦地里采摘麦蓝菜回来制作酸菜，便成了我这个新丽江人的新习俗。

下午，冬日暖阳让人浑身舒畅，扫阳春又开始了。从城外田野里砍一棵竹子剔去竹枝，只留下竹尖上的几簇叶子，做成了一个长长的扫把，伸向高高的屋檐，扫去一年积下的蛛网、灰尘、杂草，以及郁闷和病痛。扫完阳春，借着用过的竹竿，锯下一截竹子，再仔细地吧竹筒剖成竹条，削去棱角毛刺，再用砂纸打磨，几双素雅筷子就这样做成了。每一年的除夕，崭新的筷子散发出竹子淡淡的清香，加入糍粑里，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习惯，又在这种久违的清香里传递到了新的一年。

夕阳下沉，暮色再一次降临，街上开始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已经有人忍不住节日的喜悦，开始在暮色里提前燃放焰火，夜空被照亮。玉龙雪山在不远处，静默地注视着丽江城……

大地

饺子的味道

贾飞黄

说到北方的年夜饭，绕不开的就是饺子。年夜饭，要的是团圆。如此，从讨彩头的角度，似乎吃汤圆更加名正言顺。可饺子偏不。它拍拍圆滚的肚皮，抖撒翻花的衣袂，喝一声：“谁家过年还吃顿饺子？”——是啊，凭什么是饺子呢？或许唯有那当年新麦擀的面皮，最能彰显五谷丰登的景况；唯有那荤素搭配、鲜亮扎实的馅料，最能吐露六畜兴旺的喜悦。

抑或，也有现实的考量：包饺子是项不小的工程，男女老少各司其职、各尽所长，才能将这顿饺子包得又热闹又有滋味。人多好包饺子，人多就吃饺子。一顿饺子，既是团圆的由头，亦是团圆的结果。当主妇们翻出一一年不用的大面盆、大盖帘，细细清洗时，耳边便仿佛已经听到新春的钟声，还有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喧哗声了。

品尝饺子不分时令，但年夜饭的饺子独有说道，讲究自家现包，包出自家味道。百家饺子百家味，年夜饭饺子口味的传承，暗藏在热热闹闹的年里，像是一部厨房中的隐秘家谱。

奶奶家的过年饺子是酸菜馅的。从阳台的大缸里捞酸菜，是过年饺子大戏的序幕。我们小孩子是爱着捞酸菜的，凡是有热闹的事小孩子都爱看。但当黄绿色的酸菜泛着刺鼻酸味，从大缸里蔫头耷脑探出头时，小孩子又被熏得尖叫逃开。很多年之后我才懂得，那刺鼻的酸才是家腌酸菜的醍醐味，在之后的悠长时光里一再发酵，却又无处可寻。

捞出来的酸菜冲洗几遍，变得容光焕发，旋即被丢到菜板上，挑出肥厚适宜的大叶，剁馅的声音在狭窄的厨房里此起彼伏。酸菜芯，入味浅，酸甜刚好，被分给小孩子们当零嘴。我们举着酸菜芯跑出厨房时，里屋也已支起了方桌，发好的面团摆在正中。巧手的主妇围坐，家长里短地聊着，手里却不闲，揉面团，切面剂，等着饺子馅好了就可开包。

姥姥家的过年饺子则是素三鲜馅的。韭菜、鸡蛋、木耳，唯有韭菜的存在感最为强烈。筷子头

大小的韭菜段，从拌馅人的袖套上蹭到小孩子的手上，又从小孩子的手上蹭到家里的各个角落，仿佛是翠绿的洒金，让人无奈却又忍俊不禁。

厨房里的热闹，在包饺子的环节达到了高潮。一条流水线就此启动，按剂子、擀皮、加馅、包制，一切有条不紊。大盆里拌好的三鲜馅，碧绿的韭菜，金灿灿的鸡蛋，如金玉满堂，点缀着的黑木耳又添富贵。一家人团圆包饺子，饺子也在圆形的盖帘上团团圆圆，一圈又一圈，挤挤挨挨，如一朵肥美的白玉牡丹。我和表兄弟们有模有样地帮厨，包出的饺子却怪状莫名，终于在大人“自己包的自己吃”的呵斥中哄笑四散。

奶奶家的酸菜馅饺子，总在席间上桌。浓郁的酸香中和了肉馅里的油腻，蘸料不需加醋，只用蒜泥酱油，伴随着一声声“饺子就酒，越嚼越有”的推杯换盏。这一刻，饺子既是下酒的好菜，也是解醉的主食，喧嚷谈笑一浪叠一浪。姥姥家的三鲜饺子，多用于团圆饭的收尾。此时小孩子早已耐不住桌上的高谈阔论，抱着饺子碟坐在电视前，就着春晚把饺子吃了个津津有味。望窗外，华灯千万，鞭炮声声令人心痒难耐……

后来，我客居他乡，每每吃饺子，总是心有戚戚，对酸菜、三鲜两种馅敬而远之。一来，吃不到当年的味道；二来，不复当年热闹之景。提箸一人食，饺子似乎都凉得格外快。若是问我更喜欢哪种饺子，答案显然也不可能是酸菜或者三鲜——那不是喜爱的味道，那是回不去的味道。

回不去，岁月流转，人世更迭。家族枝开叶散，热闹的大团圆再难一见，而是散入万家灯火，化作一个个中团圆、小团圆。家里无人再腌酸菜，三鲜馅的组成和调味也是变了又变。年节的外卖饺子琳琅满目，让人眼花又有些茫然。似乎唯一没变的，是我依然包不好一个饺子，而且如今连擀面杖和盖帘，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买了。

所幸，自家的小团圆，新春钟声敲响之时，母亲还会煮一份手包的饺子给我。人少，吃得不多，饺子皮多用外面买的，馅料却是自己调的，口味顺着我们“小家”的喜好做了改良。酸菜馅饺子蘸上陈醋，三鲜馅饺子包了虾仁，电视的音量撑起屋里的热闹，一切似乎熟悉，却又有所不同。

在这样的氛围里，一家人将那枚年终岁末的饺子落肚，却感到了久违的完满。仿佛两个农历年的衔接处，补好了最后一片拼图，时光决堤而去，自此奔流。

饺子的味道，正是团圆的味道。
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